

法顯父親說：「恭喜！恭喜！恭喜你又誕生麟兒！」「不過我還有幾句話，要對你大施主說，不知樂意不樂意聽？」法顯父親很恭敬的對老和尚道：「你有什麼話，可以隨意說，祇要我做得到的，一定遵照老和尚的指示辦理！」在他以為老和尚的到來，無非是乘兒子的三朝吉日，來化一點道糧，當然不成問題，所以很爽快的接受老和尚所要講的話。

老和尚很嚴肅而又很婉轉的說：「你生了孩子，總望孩子長大，甚至長命百歲，不能說是不是，可是爲了孩子三朝，殺這麼多鷄鴨豬羊，以結束畜生的生命，於理既說不過去，於情又何忍於心？不客氣說，你這樣做，不是爲孩子慶祝，而是爲孩子造罪，怎能使孩子延年延壽？」這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，不特使法顯的父親，感到非常的難堪，而且毛骨悚然的不知所措！接着誠惶誠恐的說：「老和尚的話，完全是對的，但事已如此，應當怎麼辦？尚請老和尚慈悲指示！」「爲你自己及你孩子，從今天起，戒殺如素，不要再貪圖口腹。」老和尚又這樣說。

經過這一幕的表演，老和尚爲慈悲驅使，經常到他家爲小孩誦經祝福，經過不算長的三年時間，小孩無病無痛的長到三歲，老和尚就度他出家。爲父母的祇此一子，當然捨不得他出家，所以常到寺中抱回家裏小住。可是說也奇怪，小孩住在寺內，總是活潑潑潑的，沒有任何病痛，但一回到家，不特疾病纏身，有時還患重病，甚至一病不起。父母爲愛兒子，就又送回寺中，到了寺裏病就好了。像這樣的經過多次，使其父母不得不信，其中必然有其道理，然而天下父母心，沒有不愛親生子，不忍讓小小紀的孩兒，就這樣的常住寺裏出家。

中國人向來有種迷信風水的習俗，以爲小孩到家裏來就會生病，可能住宅與小孩命運相冲，於是就在住屋的外面，另建一幢別緻的小房，以供兒子回來居住，免得每次回來都會生病，這不能不說他的父母設想週到，亦可看出天下父母心是怎樣的爲兒爲女。到了新房建成，不如他父母所想的美滿，只要把法顯接回來，立刻病就跟着而來。爲使孩子能夠長大成人，不致常受疾病的折磨，所以其父母就只好讓心愛的兒子，常常的住在寺內，這是

由於法顯有出家的善根，住在家裏對他是不利的，如硬要住在家中，可能會像三個哥哥一樣，到三五歲時就離人世了！

到法顯十歲時，父親一病不起，自要回來奔喪，到了喪事完畢，他的叔父對他說：「現在你的父親已經去世，家中僅剩你媽一人，維持一個家庭固然不容易，年老無依亦會感到寂寞，我以爲你應回來，陪伴你的老母，小小年紀出家做什麼？」法顯很靈巧的回答說：「我不是因有父親而出家，自亦不因沒有父親而還俗。我的出家，是因感到社會非常的紊亂，住在世間是沒有什麼意義的，所以我想還是出家的好！」叔父聽了他這番話，覺得很有道理，不勉強他回家。其後他的母親又去世，回家料理喪事完畢，就安心的在寺內過出家的生活！

二、法顯的勇敢遇人

法顯出家的經過，已如前說，但他是那裏的人，還未指出。據傳記告訴我們，他是山西臨汾西南平陽縣人，俗家姓翁，又是在地方上很有聲譽的一位士紳，很多事情都由他而得化解。那個時代的出家沙彌，不是過着舒服的生活，而是要做很多的工作。如夏曆閏四月所講的道安法師，就是在田裏耕種而讀經的，法顯做沙彌時，同樣要在田裏做活，不如一般所想像的，出家是爲享清福的。

有次在秋收的時候，法顯與十個同道，到田裏去收割穀子，大家正在忙得興高采烈的時候，忽然來了一群手提大刀的盜賊，亦爲饑餓所逼，要來搶奪他們所收的穀子，很多同道沙彌，看到大刀賊來，嚇得魂飛魄散，到處奔跑，深恐死於刀下，唯有法顯沙彌，安然處變不驚，站在那兒不動，義正詞嚴的對來勢汹汹的群賊說：「你們大概也很饑餓了，要想得到一些穀物充饑，這有什麼問題，要拿就拿好了，爲什麼帶着大刀來嚇人？」當時法顯雖還沒有超過二十歲，但發出的聲音猶若洪鐘一樣的響亮，致使賊人呆在那兒不敢妄動，只是目光炯炯的看住法顯，彼此僵在那裏對峙着，賊人不知法顯是何方神聖，年紀輕輕的會有這末大的胆量，不禁暗暗的大爲敬佩！

爲了感化群賊改邪歸正，法顯又發出洪亮的聲音對諸賊說：「依佛法說，世人的貧富貴賤，都是有其因果的，不是自然如此的，你們現在受到饑餓之報，乃是過去沒有多修布施之因，而今仍然不知施捨，反來搶奪寺廟所種的稻穀，更造下重大的罪惡，將來所受貧窮之苦，會比現生還要嚴重，你們不知因果循環之理，我真爲你們擔心！」法顯說了這幾句有關因果的話，不待賊群的反應，掉轉頭來，無所畏懼的，從容不迫的，大搖大擺的，向自己的寺中走去。這種不畏強暴，不怕犧牲的精神，從年輕的法顯身上看出，可以想見法顯不是一個尋常的出家人！

群賊聽了從未聽過的話，深深的受到這些話的感動，不特無限慚愧，而且天良發現，既不傷害法顯，穀子一粒也不取，兩手空空離去。當時長安大寺（大石寺）內僧衆，最高的住持也好，一般的住衆也好，甚至大小工人也好，對於法顯這一無畏的舉動，無不致以真誠的佩服，認爲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。到了這一消息傳出寺外，地方上的人同樣對其致以最高的敬意，並且給他一個特殊的光榮頭銜，稱他爲僧人中的「傑出英雄」！俗語有說：「看人從小可以看出他的未來，是否有所成就。」法顯做小沙彌時，就有如此非凡的表現，時人知其必將成爲有用僧人！

三、法顯求法的動機

法顯度過十七年的沙彌生活，到了佛制二十歲時，就受具足大戒，成爲正式比丘，從而開始學習佛教教理，以求了解佛法真義，的是一位有相當智慧的人，經過短時期的學習，發現傳來的佛法，不論是經是論，固有很多錯誤，亦多殘缺不全，使人對於高深佛理，難以深入了解，不免感到遺憾！佛法是從印度向外開展的，印度爲佛法的發源地，要想全面的了解佛法，唯有到印度去尋求學習，除此沒有其他辦法。自他有了這個動念後，如何到印度求法的意願，就時刻盤旋在腦海中沒法抹去。

剛好這時正是掀起求法熱潮的時期，很多具有深湛學問的僧人，如康法朗、竺法乘、于法蘭、竺法念、慧常、慧辯、慧叡、智嚴、智羽、智遠諸大德：「或意在搜尋經典，或旨在從天竺高

僧親炙受學，或欲睹聖蹟，作亡身之誓，或遠詣異國尋求名師來華」，先後到印度求法，得以生還回國的，對於中國佛教都有很大的貢獻！法顯知此，更堅定了西行求法的大志，大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之勢！當時有個晚年出家的道整，在大寺見到法顯，相互交談，特別是談到佛法，談得非常的相契，認爲律藏確很重要，因律是佛法的慧命所寄，怎能不求完整的律藏來華？

法顯與道整經過再三的討論這問題，決定不惜生命的到印度求法，特別是求全部的律藏。到了這個消息傳出，又有慧景、慧應、慧嵬三師，願意加入西行求法的陣營。因而一行乃於東晉安帝隆安三年，亦即公元三九九年，從長安大寺出發。寺主及僧衆，除爲誦經祝福平安往還，並舉行隆重的歡送大會，地方上的各級長官以及各界人民，亦都參加歡送行列。這一幕歡送大會，對於法顯等五人，可說是光榮之至！雖說如此，但是此去所負的任務，是極其艱鉅而又困難，亦可說是冒着生命的危險，踏上求法的道路，沒有大願大力是不可能做到的！

法顯一行五人，離開長安以後，首先所到達的，是當時中國通往西域交通要道的張掖。張掖屬甘肅省，在威武縣的西北。這段路程相當順利，並未感到怎樣困難。當地所有僧衆，感於他們爲法熱忱，知道他們快要到達，特在路上將他們迎接到寺內休息。最使法顯等感到快慰的，就是在此又得五位同道，參加他們到印求法的陣容，那就是僧紹、智嚴、寶雲、慧簡、僧景五人。他們早就有去西天求法的志願，但因感到行程的艱苦、沒有切實的採取行動，現在見到法顯等五人，不怕辛苦的遠去求法，所以也就很樂意的同行，原是五人求法團一變而成十人。

四、求法法侶的聚散

由五人而爲十人的求法團，歡歡喜喜的從張掖出發，所到達的第一站，是甘肅省所屬的敦煌，當時爲敦煌太守（漢制的官名，爲一郡的首長）的李浩（又名李嵩），是個極爲虔誠的佛教徒，對於僧人相當的尊重，長安方面會有信給他，請他照應赴印求法的法顯等五人。太守得信，就爲法顯等五人，準備渡過一片

流沙的一切所需。可是一行到了敦煌，太守李浩見到十人，不免感到爲難起來，因他遵照長安來信，只是準備五人所需，現在忽然多出五人，一時要他如何準備？實情如此不是太守不願幫忙。

後來加入五人中的寶雲，覺得事實是這樣，不能使太守太麻煩，就對法顯說：「我看是這樣，你們可先走，我們會設法跟上來的。」餘四人認爲這是最好的辦法，不過現在既然就要分手，須得約定一個聚會地點，不然，我們怎能在結伴同行？」這個建議當然也是好的，於是智嚴就提議說：「我以爲在烏夷國（在新疆省極西，就是現在的烏耆縣）結合，然後再同越過葱嶺西行。」

十人商量決定後，立即分爲兩隊：智嚴等一隊五人，留在敦煌候機西行，法顯等一隊五人，由太守派人護送度過沙漠。同行法侶，忽然分散，自有依依不捨之感！

法顯等一行五人，在太守派遣的使者陪同下，開始踏上艱困的行程，因爲所要度過的沙漠，不如平地那樣的易行，而是茫茫無際的一片流沙，不特上無飛鳥，下無走獸，而且還有很多的惡鬼熱風，如果不幸碰到，生命只有結束，沒有一個得以倖倖生存的。走到沙漠中間，有時不知方向，祇好借日落日出來辨別方位，或借殘留的人骨作爲去向的指標，有時狂暴大風忽然吹來，假定不會善於躲藏，被風吹到空中不知所蹤，而冷熱無常更是難以忍受，如果不是身體健壯，同樣會丟掉性命的。假定沒有強毅不拔的意志，堅定不移的信念，那是不能度過諸多險難的！

法顯等在沙漠中行進，不知遇到多少風險，受過好多苦難，經十七日的時間，終於安全的走完沙漠，到達東晉時的鄯善國，屬於現在新疆省的一縣，稍作逗留再經過十五天的行程，始到達烏夷國。此國人民對於佛法不大信仰，少數幾個寺廟，生活亦很清苦，對外來的僧侶，只准掛單三天，過期就要離開。爲要等待其他的五人，只好在各寺廟輪流掛單，到了無寺可掛單時，唯有將化來的道糧，共同合作的洗滌燒煮，解決了日常的生活問題。像這樣的一等再等，整整等了一個多月，仍然不見他們到來，有人對此感到焦急，不知他們會不會決定來！

法顯知道同行的法侶中，有人等得不耐煩，於是和藹的安慰大家說：「事情是急不來的，我們要有耐心，更要有信心，相信他們必定會來的，再等一個短時期再說。」法顯既這樣講，只好再耐心等，可是轉眼之間，又是一月過去。正當有人心裏這樣嘆息時，慧嵬從外化食回來，帶着興奮的心情高聲說：「好了，我們可以繼續前進，他們五位都已來了！」彼此散而復聚，當然都很歡喜。但是剛到的五人中的慧簡，發現先到的自食其力，想到前途會有更多更大的困難，於是就對法顯說：「我看我們先到高昌國，（今新疆吐魯番）去，設法求點旅費再來如何？」

是否讓他們才到又去，法顯正在這樣沉思時，那知從長安一同來的慧嵬，又對法顯這樣表示：「高昌方面我也有些人緣，不如讓我與慧簡、智嚴二位同到高昌一行，遠行異國，人地生疏，沒有一點旅費是不行的，不知你的意思如何？」始合而離，不是其餘七人所樂意見到的，但是他們的意志已經決定，終於無法挽回這個局面，只好讓他們到高昌國去，佛法不可思議，三人去後不久，法顯等七人，竟然得到公堂經理符公孫護持，供給他們沿途費用，安心的再邁向旅程，路中沒有居民，沙行同樣艱難，經過三十五天的奔走，終於到達于闐國（今新疆和闐縣）。

于闐是個盛行佛教的國家，對於僧人相當尊重，所以受到很好的禮遇。在此稍作停留，就又分路而行；如道整、慧景、慧應三人，由此到竭義國去，而僧紹則隨着一位胡僧奔向罽賓國（現在的克什米爾）去，剩下來的法顯、寶雲、僧景三人，另走一條路，進向子合國，經過於麾國（今奇靈卡），亦到達竭義國，於是六人會合，再向葱嶺行進，其間不知翻越了多少崇山峻嶺，渡過多少大小河流，始到達葱嶺。此嶺沒有冬夏的分別，終年都是積滿了白雪，據傳山中還有毒龍，如果稍逆其意，就會吐出毒風雨雪，飛沙礫石，遇到這些侵襲；沒有不失命的。

因爲山上終年積雪，所以土人稱爲雪山。山路不但崎嶇難行，而且壁立千仞的有着懸崖，站在懸崖看下去，根本看不到山底，稍不小心就會跌下而粉身碎骨，其間還有懸於山壑間的繩橋，數十處，攀附而過如一鬆手，就會跌落山下，連身體都找不到。法顯等本於爲法的願力，無所畏懼的一一攀過。一行所走的這一

程艱險道路，是過去漢朝張騫、甘英等所從未走過的，師等盡最大努力度過葱嶺，接着又要度過小雪山，此山同樣的寒冷異常，而他們經過時，遇到寒風暴起，抵抗力不強的慧景，受此寒風的侵襲，忽然病倒不能前行，真是一件不幸的事！

正在慧景病倒，法顯去朝禮聖跡還沒回來，僧景、寶雲、慧應三師，參禮過佛鉢寺，竟然說要回國，這使照應慧景病人的道整很感傷的說：「慧景病得這個樣子，法顯朝聖尚未回來，你們怎麼可以說要回國？為什麼在外不能互相關顧？」但是他們三人回國的意志已決，只到病房中看看臥病的慧景，不等法顯回來就毅然離去。原來十人的求法團，那知到了半途就剩下七人，及至慧景病死小雪山，向印邁進的，只有法顯和道整二人，可是到了中天竺，不知是感於路途的難行，還是要在佛國中修行，道整決意不再回國，最後只剩法顯一人求得佛經回國。

慧景在小雪山凍死，可說非常的悲壯，因為此山的寒冷，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，所以一行到了雪山，可能慧景的病，還未完全復元，首先感到寒冷，沒有辦法抗拒，就說自己不行。但是在這渺無人煙的雪山上面，又有什麼辦法可以挽救？法顯看到這種情形，只好解開行李，拿出鋪蓋讓慧景睡在上面，稍為禦寒！然而慧景自知不起，一再催着法顯，道整說：「你們現在應該趕快的走，不要因我的病而死在一起，你們求法要緊！」慧景儘管這樣力竭聲嘶的說，法顯怎麼忍心就這樣離去，直到慧景嚥下最後一口氣，他們才帶着無限悲傷繼續西進！

五、法顯所得的靈異

法顯西行，求顯固然是他的心願，朝禮聖蹟亦是他的誠意，所以剛一踏入北天竺，只要是有佛陀聖蹟的地方，無一不去朝禮，所以二人越過雪山，先後再經歷三十餘國，終於到達中印度摩揭陀國首都王舍城，離此不遠有個佛寺，當然就在寺內掛單過夜。聽說佛說法華經等的靈鷲山，就在王舍城的東北，法顯非常興奮的要去朝禮這個極為重要的聖地。可是寺內僧衆却對他說不能去，因為此去，不但山路崎嶇，而且還常有黑獅子出現，遇

到黑獅沒有說是不為牠吞噬，失去寶貴的生命的。

法顯回答說：「我從中華大國來到貴地，除了求取佛陀的正法，就是朝禮佛陀的聖蹟，經過千山萬水，歷盡生命危險，佛說大法的靈鷲山，離此已經不遠，怎麼不去朝禮？」寺僧繼續勸說：「不是不讓你去，實在是太危險，你既為求正法而來，怎麼可以犧牲生命？我們是番好意，務請再為考慮！」法顯那裏肯信，一定要去朝禮。寺僧看勸不住，住持又怕出事，特派兩位住衆，護送法顯前去。可是走了一天，還未到達山上，住衆不敢睡在樹下，就讓法顯一人留此，自己就又回到寺中，至於法顯的死活，他們也就不顧了，認為已盡地主之誼！

法顯亦不勉強留住他們，在他們離去後，自己就向佛說法的靈鷲山遙拜，並不斷的稱念本師釋迦牟尼佛，當然是極為至誠懇切的。好像面見佛陀一樣，可是稱念遙拜還有好久，亦即天黑了以後，果然有三隻極為兇猛的黑獅子，在他的面前幌來幌去，但顯師無所畏懼的照舊禮佛念佛。可是奇跡出現，三隻黑獅走來，不特沒有傷害顯師的意念，反而舐唇搖尾的，蹲在顯師的身旁，好像專為護衛顯師而來，顯師有時摸摸牠們的頭毛，彼此很親熱了幾個小時，伏在顯師足前，聆聽顯師誦經，直到誦經完畢了，三隻黑獅始依依不捨的，離開顯師而去！

當地的僧衆，都知黑獅的兇猛，任何人遇到牠們，鮮有不丟掉性命，對顯師為什麼這樣客氣？不特不吞噬，反而陪伴着，讓顯師撫摩，是什麼道理？或有人不信，特畧為說明：任何生命都是圖求生存的。兇惡的獅虎之類，同樣的要求生存，所以動輒傷人，並非本性如此，而是經驗告訴牠們，如不先下手為強，將會被人類所害，現在看到顯師不動聲色的在禮拜，知道顯師沒有傷害牠們的意思，所以就很溫馴的伏在顯師足下，好像有所領悟的聽顯師說：「你們如覺饑餓，等我誦經完畢，我可以身供養，如果不是如此，就可自由离去，不要到處傷人！」黑獅受顯師慈悲心的感動，對顯師全無傷害之意。以佛法說：一個人只要存心慈悲，任何兇猛獸類都不會傷害你的生命！

朝禮靈鷲山，遇到黑獅子，固安然無恙，朝禮莫藍塔，亦遇

到靈異，就是在塔裏遇到一位記不清自己多大年齡的長壽老人，不但鬚髮皆白，而有幾根眉毛，竟有一兩尺長，可以說是異人。長壽長老看我不像本地人，問我是從那國來的，我說是從中國來的，路程固相當遠，而又異常難行。長老又問你來做什麼？我說是來求取如來正法及爲佛法的戒律。我又問此塔爲什麼叫做莫藍塔？長老回答說：此地原來是莫藍國，當時國王得到佛的一分舍利，就在此建塔供養，所以名爲莫藍塔。

國王雖很發心建塔供養舍利，但是到了國王去世後，無人繼續的供養，也很少有人到此，就漸漸的荒涼了。可真是不可思議，供養舍利的人雖沒有，但池中的一條龍却來供養，可見佛舍利的功德不可思議，龍確也有牠的靈性，沒有人供養牠就來供養，有人供養牠就飛離該池，這是我高師祖親眼所見的。高師祖所以發心在此住下供養舍利，實因他老來此遊玩時，看見一群大象，既用鼻子打掃塔的四週，又用鼻子灑水在塔四週，更見一條大龍，龍頭伸出水面，向塔頂上遙禮，然後再潛入水裏！

顯師將長壽長老所說的話轉告道整，並很嚴肅的說：長老既這樣誠懇的說，我們就當這樣的相信，因爲長老不會對我們年輕人說假話的，所以朝禮聖蹟會有各種靈異，是我們所不可不信的，再以我親見的事對你說：我朝禮靈鷲山時，不特遇到三隻黑獅，且還遇到迦葉尊者，就是在我禮畢下山時，途中遇到一個老和尚，穿的衣服質料雖不怎麼好，但是非常的潔淨，看來似在百歲左右，滿臉紅潤煥發，兩眼炯炯有光，當即想到不是一位尋常出家人，我對對他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可能我的業障深重，他走他的路，我走我的路，沒有向前對他行禮。

可是，我繼續的走了一段路程，突又遇到年輕和尚，我以好奇心問道：剛才走過去的那位老和尚，你認識他嗎？他是什麼人？我很想和他見面談談。年輕和尚說：那是佛陀座下頭陀第一的迦葉尊者，你怎麼當面錯過？聽說是迦葉尊者，不想錯過這個希有難得的機會，立即掉轉頭來追趕上去，想向迦葉尊者頂禮。上山只有一條路，追到無路可走時，發現一個大石洞，石洞門口有一塊大石頭堵住，無法可以進去。遇到迦葉尊者，沒有向他禮座，

請求他的開示，不是我業重是什麼？不過由此可以證明，真心誠意朝禮聖蹟，會有種種靈異，是無可懷疑的！

六、法顯求得的經律

顯師等一行從國內出發，目的是爲求得佛陀經律，所以到了北印度及中印度，雖說到處爲朝禮聖蹟忙，而實亦暗暗的尋求經律，可是在北印度，當時一般佛子，仍是口口相傳，還沒有文字書寫的經律，要想得到經律回國，確是非常困難的事！可是到了中印度，住在巴連弗邑摩訶僧祇伽藍，開始學習梵文，在此整整住了三年，終於得到摩訶僧祇律，相傳是祇洹精舍所傳本，從十八部律所從出，而且是佛世時大衆所行的。同時又得薩婆多部鈔律七千偈，雜阿毘曇心論六千偈，經二千五百偈，方等般泥洹經五千偈，另有摩訶僧祇阿毘曇。這是顯師在此學習梵語、梵書、寫律所有的收穫，對此當然感到相當的滿意。

顯師抄得如此衆多的經律，道整自是非常的敬佩，說他這種精神，實在相當難得！可是接着問顯師，你抄這麼多經律，究竟想怎樣處理？顯師很直率的回答說：當然設法運回國內，以補國內經律的不足，我們不惜犧牲生命的來此，目的就是爲此，現在我得到我們所要得到的經律，難道抄好就放在這裏？如果這樣，我們千辛萬苦的來印度做什麼？又這樣不休不息的抄寫做什麼？我要本着我的願力，不論再受怎樣艱苦，必要將諸經律送回國內。

道整西去求法，本意亦如顯師，在於求得戒律，現聽顯師說回，不但不說同回，反說要留印度，使得顯師感到驚奇，問爲什麼不想回去？道整很坦白的說：我們學佛要有規律，更要有安定的環境，才能如法修學，始能得到受用。我自此以後，發現這兒沙門，都是非常如法的，衆僧威儀亦很齊整，真可稱得上是佛國。回顧我們自己的祖國，不特社會沒有秩序，就是僧衆亦無規律，不是僧衆不肯上軌道，而是沒有戒律可資遵守，回去有什麼意思？是以現我誓言：「自今日以至得佛，永願不生邊地。」所以我決定留在佛國不再回去了！

顯師聽他這樣說，當然有他的道理，不過想到彼此同是來求

法，總望能夠一同回去，所以就很婉轉的對道整說：「你說佛國僧人一切都如法的，我也有此同感，原因就是此地僧人，有佛陀的戒律遵循，當然一切如法如律，但如我們將所得的經律全部帶回，慢慢的告訴同道依此去行，我國僧人不是一樣的會如法起來嗎？你爲什麼要留在佛國？又爲什麼忘記來此求法的初心？祖國佛教的開展，我們都負有責任，怎樣使國內佛教發揚光大，怎樣使國內僧團如法如律，只要我們肯得去推動，做成像佛國一樣，我以爲是沒有問題的，你爲什麼不與我同回？」

不論顯師怎樣的勸說，但道整已決心留在佛國，終不爲顯師言語所動，最後斬釘截鐵的對顯師說：「你志在光大國內佛教，並使國內僧衆如法，這種爲法爲人的願心，是我所絕對讚許的，而且以你堅定不拔的毅力，相信你亦會有很大的成就，所以我也不想留你與我同在佛國。人各有志，難以勉強，而我留在佛國，已經決定不變。」顯師聽他這樣肯定的說，知己無法勸其回國，只好繼續抄寫工作，期將所得各種經律，趕快抄完早日東歸。不過想到同來求法的十個法侶，有的在途中就已死去，有的走自己所走的路，有的願留在佛國，撫今追昔不免傷感！

七、顯師的獨自歸國

顯師一心一意的要將所得經律帶回國內，所以抄寫工作告一段落，就與法侶道整揖別，獨自攜帶經律踏上歸程。首先沿着恆河順流而下，到了海口隨着商船，過海到獅子國去（現在的斯里蘭加，亦即是錫蘭）。原因顯師在印度時，就知獅子國的小乘佛教盛行，所以想到那兒再求一些經律。到了獅子國，停留了兩年，在此期間，又得彌沙塞律、長阿含經、雜阿含經以及雜藏等，都是當時中國所沒有的，使得顯師感到非常歡喜，認爲真正不負此行，完全達到西行求法的目的！

在留獅子國期間，有天在玉石雕成的佛像前，一個做小販的商人，特供養顯師一把綢緞做成的白團扇子，抓在手裏看了一看，知道是祖國的產品，心裏頓感一陣難過，眼淚也就潛潛而下！原因顯師出國已十餘年，從未見過祖國物品，現在看到祖國的團

扇，自然興起故國之思，同時萌出東歸之念，在國外再也難以逗留下去。當顯師想要東歸之際，恰巧正好有隻商船，從獅子國要回中國，師遂決意隨此商船，沿着海路回國。此船在當時來說，是隻相當大的船，不但載有很多的貨物，而且還有兩百多搭客，自很相當熱鬧，不會感到寂寞！

商船最初出海的三天，風平浪靜的相當平穩，誰都以爲可以安全的回家，那知三天以後，忽遇到大風暴，不特船身顛簸，而且船破入水，致使人心慌慌，立將可捨之物，紛紛拋入海中，以期減輕船的重量。顯師看到有人丟棄雜物，使他感到最擔心的，就是怕人將他辛苦所得的佛像經律，當作廢紙一樣的拋入海中，那豈不是使他多年所求毀於一旦？想到這點，立刻虔誠的稱念觀音菩薩的聖號，以求大士的加被，讓所得的諸經律，安全的到達中華。真是所謂「人有誠心，佛菩薩感應」。經過顯師祈求，船在狂風暴雨中，漂流十三晝夜，終於安全的到達一小島。

在此小島上停泊，修補好船的漏水處，就又續繼的航行。因弄錯了方向，航行九十多天中，發生種種危難，始到耶婆提國。據說此國，就是現在蘇門答臘。顯師在此停留五月，換乘另一艘要開往廣州的商船出發。從那年的四月十六日出海航行，大概航行了二十多天，在海上又遇到風暴，同船的二百餘人，面對面的互相看着，沒有一個不嚇得面無人色，好像大難就要臨頭，生命就要葬身魚腹，沒有辦法可以挽救。唯有顯師安定如恆，照舊歸命觀音大士，祈求大士慈悲加被，具有宗教信仰的人，除將整個生命交給大士，其他還有什麼辦法可想？

可是世俗經商的人，只知怎樣求得暴利，根本沒有宗教信仰，在此危急緊要關頭，看到顯師喃喃不停，不知隨着稱念聖號，反而以爲大難到來，都是由這和尚關係，因爲過去多次出海，從未碰到大的風暴，現在不能因此和尚，使得大家同歸於盡，於是有人高聲喊出，將這和尚丟到海去，我們就可安全回家，說着有人竟要動手，正在這緊要的關頭，隨顯師回國的一位護法，突然厲聲吼道：「那個要將和尚丟到海裏，請先把我們推下去，不然到了中華大國，我們將會報告國王，嚴厲處罰你們，當今中國國

王，極爲奉佛教僧。」由於護法嚴正申明，衆人始不敢動！

要將顯師丟到大海的那些乘客，受到顯師護法的嚴重警告，始不敢隨便的妄動，得以保全顯師的生命安全。船繼續的航行，唯是隨風飄流，如是飄流七十餘天，不見岸邊是一回事，所帶的淡水已經用完，所攜的食糧亦已吃盡，這才眞的成爲嚴重問題。幸而船主發現船航錯方向，立刻轉舵向西北行，如是又飄流了十二天，遠遠的看到陸地，全船的人才鬆一口氣，及至靠岸登陸，看到藜藿等菜，始知船已到達中國，但還不知是什麼地方。有說這兒就是廣州，有說廣州已經過去，有說根本不知這是何處，大家就請顯師登岸，問問究是什麼地方。

顯師應請登岸，見到兩個打獵的人，就向他們請問，得知是山東青州，海船所靠的地方是牢山，就是現在青島的南岸。青州太守李寔，是位素信佛法的佛子，聽說有沙門從遠方來，非常歡喜的率領很多善男信女，親到海邊迎接顯師，對於顯師異常的禮遇，供養亦相當的優厚。儘管如此，但是住了不久，顯師即欲南歸，太守很誠懇的挽留，可是顯師說：「我不顧生死的奔走萬里，志在弘揚如來的正法，現在此志尚未完成，不能在此多所逗留，謝謝太守的盛意。」太守是個佛教徒，知道譯經的重要，也就不勉強的留住顯師，由顯師親自決定行止。

顯師在青州過了一個夏天，終於向李太守告別，李太守亦很客氣的厚爲供養，並且派人護師南歸。離開青州，師首先到達的是彭城，即今江蘇銅山縣，此地太守對顯師亦相當尊重。在此坐夏結束，本欲即返長安，但因南下順便，就先到建業，即現在的南京，爲當時東晉的首都。顯師到達京都建業時，道場寺的僧衆，予以熱烈的歡迎，在歡迎人潮中，顯師看到先回國的智嚴、寶雲二人，於是互相走近，彼此合掌爲禮，自有另番滋味，另外還有很多朝廷大臣、文人學士，都向顯師這邊蜂擁而來，想和顯師說幾句客氣話，這才使他們三人分開！

八、顯師的譯諸經律

顯師於東晉安帝隆安三年（西紀三九九），從長安出發西去

求法，直至東晉義熙十二年（西紀四一六）歸國，前後總計是十五年。西去的目的是求法，東歸的目的是譯經，所以歡迎的熱潮過後，顯師就在道場寺安定下來，開始做他譯經的工作。在顯師未回來前，寺內已住有一位大禪師佛陀跋陀羅（覺賢大師）是由智嚴、寶雲從罽賓國請來的。顯師與佛師合作，首先譯出大般泥洹經六卷。此經譯出流行民間，是有相當感應的，可見此經的價值，亦見此經與此土衆生有緣，其感應的事實是這樣的：

有位在家學佛的居士，歷史上沒有留下他的姓名，但他家住在朱雀門附近，是個世代的佛化家庭，則是爲當時人所知的。他對顯師譯出的大般泥洹經，非常誠敬的親手抄了一部，以供每日讀誦供養。由於他家貧窮，沒有闢一經室，只與其他雜書放在一起。有天家內發生火患，所有東西均被燒盡，唯有手抄的大般泥洹經，竟未爲烈火燒掉，完全無損的保存在那裏，甚至連卷軸紙色，都沒有絲毫改變，能說這不是一大奇異的靈應？消息傳開了出去，京城所有人民，無不歎爲希有，認爲佛法不可思議，實是值得信受奉行，無怪涅槃經後來在中國盛行一時！

接着，顯師又譯出四十卷的摩訶僧祇律、方等泥洹經、雜藏經、雜阿毘曇心論等，總共譯出三百多卷經律，對中國佛教有着相當的貢獻，爲了敘述遊歷的始末，把所見所聞的事實，一一記下來，成爲佛國記。印度向來是不重視史乘的，而于闐、龜茲等國，又久已湮滅，根本沒有傳記存下來。現在西方研究此方史地的學者，要想知道這一帶的歷史地理，不得不從他國找其資料，我國人遊歷天竺、西域的傳記，雖說有十餘種，但現存的不多。如顯師佛國記，西方視爲鴻寶，直到今日，西方學者，還是以此記爲主要的參考，並且譯成英、法、德各國的文字。

結 說

顯師在京城建業，譯出三藏三百餘卷，百餘萬言，感於當時建業非常混亂，不能安心的修行辦道，就移居到湖北荊州（現在的江陵縣）的辛寺，並在此寺內示寂。有說八十二歲，有說八十六歲，現在難以考定，不過年過八十，亦可說是長壽。

顯師赴印求法，經過千辛萬苦，既不是爲名，又不是爲利，而能不計成敗的回來，全爲住持如來正法，慈悲普濟諸苦有情，

這種爲法爲人的精神，實值千秋萬世的後人之所讚仰！不唯如此，由於師的冒險犯難，對世界文化，對我國佛教，都有極大貢獻，簡說如下：

一、所著佛國記，對當時西域以及印度的情形，記載得都極爲詳細，成爲後代研究西域及印度史地的學者，最好的參考書，這可說是他對世界文化的偉大貢獻！

二、所譯摩訶僧祇律，爲佛教戒律的五大部之一，使中國佛教的戒律充實完備，使諸研究戒律學者，對於學派戒律有更深認識，這可說是他對中國佛教的偉大貢獻！

三、顯師是我國到達印度求法的第一人，亦是第一個發現水陸兩路都可到印度去的途徑，且師所到的地方，是漢時張騫、甘英所從未到過的，這當然亦可說是他對中印交通的一大貢獻！

總而言之，顯師出外十餘年，經歷了三十餘國，不論時間空間，都是不簡單的，而所得的成就，亦非常的輝煌，如沒有大毅力及悲願力，那是絕對做不到的！想到古德的爲法精神，反觀我們現在的佛子，現成的如來家業，不特不能夠擔當，且將無盡的寶藏，視爲無用的廢紙，能不有愧於爲法犧牲的古德？現在正是佛法衰微的時代，我們如不忍見到佛法從這現實世間消失，就當追蹤古德的芳軌，效法古德的精神，負起荷擔如來的家業，積極宣揚如來的正法，使佛陀的正法之光，永遠的照耀這黑暗的世間，讓諸在黑暗中摸索的衆生，循着正法之光的指引，走上解脫的大道，完成生命的解放！

顯師在中國佛教史上，佔有極爲光輝的一頁，雖分兩次向諸位介紹，仍不能表顯顯師爲法精神的千萬分之一。諸位聽了以後，如能急起直追，是爲佛法之幸，亦爲衆生之幸，願在座的諸位，共同發廣大心，爲佛法爲衆生，以大無畏精神，勇猛精進的努力做去，沒有什麼好的佛法供養諸位，謹將法祝三藏西行求法及回國譯經的經過，向諸位畧爲介紹。最後，謹祖諸位在向佛道前進的過程中，善根深植，福慧增長！

(上接第21頁)釋量論畧解

乾二、破其能立

無異義雖無，如說煮者等。異故、業非因，非類屬業故。

是餘聽因故。業亦無有住，無系故聲因，是總則非理。

太過故無業，非諸知說因，得非有因故。由無隨行故，

亦非是功能。若煮者等總，如初有性等，如是應明故，不爾，無別故，後亦不應顯。待所作饒益，方是能顯者，

無變故無待。若此有增盛，剎那故，何作。雖同是各顯，

種類隨相近，於某轉、非餘。此是聲知因。

外曰：諸別法必有餘實總，以有總聲及總覺轉故。曰：此因不定，雖無餘義無異分之總，亦說煮者等故。若謂唯煮飯之業是煮者聲隨轉之因者，煮飯之業應非煮者聲隨轉之因，以物體各異故。若謂煮飯業之類，是煮者聲隨轉之因者，煮飯業之類，應非於多煮飯者、煮聲隨轉之因，以系屬彼業不系屬煮者故。又言「煮飯之業」是餘聽聞之因緣故。又先曾作煮飯之業，現在不作煮飯業之人，現在煮飯者之聲應不轉，以現在不住煮飯之業故。又卽彼人，煮飯業之總是煮者聲現在於汝隨轉之因，不應道理，彼總於汝現在無系屬故。若無系屬猶是因者，太過失故。若謂現在雖無業亦是因者，若已無業，則現在非煮者知說之因，若如是，則汝得非有因之煮者故。若謂煮飯功能是煮者聲異隨轉之因者，諸煮飯功能應非煮者聲隨轉之因，是互不隨行的法故，若謂煮者等之總，是煮者聲隨轉之因者，則後當煮飯之人初生無間，如最初有性等，彼應卽明顯爲煮者，以從最初卽與煮者之總會合故。若謂非最初卽明顯，如是後亦不應顯，以先既不顯，先後無差異故。若謂要待煮飯作用有所饒益方是能顯，彼人應不待緣，無變異故。若謂此人由緣有所增盛，彼人應是剎那性，從緣生故。若許爾者，彼人煮飯作用何所饒益？以于煮飯作用時已壞滅故。外曰：既無常事總法相同，則樹聲與分別于別樹與別牛有轉不轉之區別，不應道理。曰：雖同無常事總法，物體各故，然由樹之遣除總類近者，則于某別樹，樹聲隨轉，于餘牛上樹聲不轉，即此遣餘，是爲聲智隨轉之因故。